

王鳳洲綱鑑會纂

新刊
王鳳洲
綱鑑會纂
PDG

以為不疑
為京兆尹
仲喜笑異
時為更嚴
遺使問民
以詳錄長
樂大夫先
有當時善
補於民

不疑引經
有大臣用
不疑在重
朝廷名譽
秋非是春
不疑是春
引見不疑
致何人機
莫光格內
杜延年忠
國孝家忠

重訂王鳳洲先生綱鑑會纂卷之十五

孝昭皇帝 諱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二崩葬平陵按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帝以童稚之年辦霍光之忠何天資之明也享國不永惜哉

乙未始元元年以雋不疑為京兆尹雋不疑治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及音報復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疑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月車騎將軍校尉北平侯侯金日磾卒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離功遣詔封為柅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即受印綬一日覺謚曰敬日磾兩子實建俱封侍中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丙申二年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威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為光祿大夫○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發明日武帝多事已甚民用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告也戊戌四年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故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正月男子成方遂本見陽人姓成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有故太子舍人朔曰子狀貌以得當詔公卿將軍中二十石雜職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錄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是尉驗治竟得奪詐坐誣罔不道腰斬○程子曰雋不疑春秋非是實其處

胡致堂曰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於宋而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故趙盾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瞶被殺後蒯氏石曼卿云兵國賊也春秋所為者靈公之位當歸於蒯氏然則春秋不以為失子道乃孫國而爭霍公又況與成國之事非倫乎故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錄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年納其言○丁南湖曰武帝奢侈而家渾渾新延年乃欲儉約寬和以順天

史臣曰杜延年忠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書法前書達使詔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以為鹽鐵興國家本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曲屬國前書武使匈奴至是十九年矣武還自匈奴則其初武既徙北海上杖

臣子當為
之事當為
之足繫書
何以過青
之幾會柯
者所不
吾心卿知

子卿不反
命志士
仁人如時
孝之要文
景之業

霍光止畫
李昭十四
朝上官禁
大將軍忠
臣德莫大
於至明

以韓延壽
為子能大
前人志
張安世志
行篤純

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蓋落單于使奉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戾滅者數十家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舉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又壹行擬單于立國內求難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說言武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燕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弩怯令漢置陵罪全其老母使得當大爵之積志庶幾平魯柯之盟柯而陵雖功也幸得與卿共公會齊莊公曰反魯之使地公許之乃以役地復于魯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陳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合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帝問朔拜為典屬國官名典屬國主賜田宅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賜金帛○胡致堂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匈奴處置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視當處之九卿祇如典屬國之命請武

七月罷權酷官酷吏之業從賢良文學之說也武帝之本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保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學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上官桀姓上官之子安有女如霍光外孫安固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昭帝內宮后立為皇后許令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橫蹕都試也肆習也總國試習武備也所待衛親軍官也羽林亦衛之官疾如擅調益

莫府校尉莫與通蓋莫府也言光而增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告歸軍士而於道上偕用天子警蹕之制也擅調益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室中者有所待也上問大將軍光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十四尚書命官出納上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上捕之甚急桀嘗有諸光者上軌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常執以輔朕身敢有與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

車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邪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景帝信諺遂使周公孫叔也三公所謂成王不聽管蔡之言景帝信諺遂使周公孫叔也三公所謂成王不聽管蔡之言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王舍人父曰不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告廷延年延年以閏九月詔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亦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明天寶子衛太子上止於廢亡之上書求入宿衛已有三觀之心武帝知之則其不與也○冬以韓延壽為

諫大夫諫大夫始此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臨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

明為人臣之義乃擢其子延壽為諫大夫目○以張安世子湯為右將軍杜延年子朔為太僕書法延壽之所以示勸也大將軍光以

漢初公議
霸漢以黃
霸為廷尉
貴霸之權
庭霸之功
春霸之德
復霸之名
非霸之事
田霸之子
勇霸之士
病霸之時
茂霸之功
茂霸之德
不霸之立
樂霸之廟

故劍大臣知^{故劍}白立許倖倖為皇后霍光以後又屠漢刑人天刑之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致堂曰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妄妻竊邪謀益摩于此此霍氏所以覆宗也

中宗孝宣皇帝○初諱病已更名詢史皇孫之子武帝曾孫也昭帝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歲崩壽四十二葬杜陵按諸法聖書周閔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倖傳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家乏元氣索矣

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詣歸政不受書法書謂何光爲恭也詔則歸耳何謂自是光稽首歸政上謀讓不受諸事皆光關白光然後奏御光常親連體根抵於朝廷時光子高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府卿時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飲容禮下之已甚中領胡越兵而女皆九東西宮衛尉兄弟諸壻外諸壻

之迷
時謫
石權
力怙
解職
守人
禮主
而
王
怒
朝寢
臣使
驚懷
去光
令則
何外
未說
帝亦
且使
能事
顏免
十也
嗟呼
是苟
有安
伊沉
君臣
溺利
易道
凡有
不謹
便於
已患
告於
君者
皆不得
違上

方正學曰：「有光不待昌黎，而不容疑也。蓋天下之人，見其立說，所為宗旨，一偏而有視聽之所，立非特斷去之，則吾意辭，宋立之與時，亦可少疑。」

得之
失矣
實山
在朝
政未
之時
而光
若此
更一
廢中
主之
受能
之辭
不其
生於
叔至
春身
而死
在於
之際
安昌
用邑
者多
服矣
使重
有立
告于
王上
宗官
之具
可免
乎哉
赤旗
之誅

之
 時
 賦
 者
 國
 非
 滿
 山
 田
 也
 租
 光
 也
 正
 之
 光
 得
 罪
 于
 天
 屬
 非
 在
 廢
 今
 立
 也
 風
 借
 屋
 持
 集
 下
 則
 之
 意
 大
 地
 板
 自
 也
 是
 而
 書
 風
 追
 謚
 侯
 大
 子
 侯
 夫
 人
 諱
 孝
 諱
 后
 園
 也

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藏諡置園色有司養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

及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吏良婦曰戾夫人皆改葬初公欲請諡太子曰戾吏良婦曰戾夫人
謫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書法初公欲請諡太子曰戾吏良婦曰戾夫人

考曰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召黃霸為廷尉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繩羣下如嚴約物禁不

由是俗吏皆畏嚴酷以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擢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多迫蹴霸持法平乃召見廷尉正宣

國三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馮民車延年詐增徭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母

曰春秋之義以功履適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_{延年}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

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固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悖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住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于

臣竊我耳何面目入牢遂有分疑○○願冀孝武皇帝廟號世守孝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帝躬行我嚴厲武功德茂而廟宇

澤子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也故口雖死而不悔

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勝霸既久繫獄

政平訟理
太守吏民
之奉
漢世良吏
為政
循吏只是
戰人
宣帝名歸
良吏
宣帝綜核
名實
問漢忠文
景之循吏
與宣帝之
循吏果孰
為風

盡則開邊曰一小名曰
送討人君定樂其而好之
以衆志誇誇移太因平外
心舍無安而不國知空水
變早不彰人心日禍大有
年諍爭起矣故天下事可
言賢者察之

王成以蒙
增戶口

俗吏多為
虛名宣者

主祭
成執
何名
以寔

口得一索
實增以戶

識知
一百
不虛
識

大相敦仕
自賢始仕

西魏輔政

天師並書
下友
英必
俊於

拜望之為

謂者

張趙條定
法令

文書盛於
凡閣
上

尚德經刑

獄者天下之大命

10

貴寔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用此術聞有受人貶處不害他大體也

四月立子嬰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嬰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侍阿太子之人

士自賢始韋魯人也丞相樹疾
○南胡曰丞相致仕不足俱焉
○高祖至武帝丞相多不

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發明韋賢老而謙事見保全大臣之意主于丙魏輔政並書于冊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以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

祖父思虞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

太子官屬之備復使愛太子家示隱淺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色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

致也附枝大者戰林之私家感者公室危惟嗟下躬屬機皇司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照事理奏上素聞

望之名拜為謁者○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之權盡收矣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殺許后而未察

乃使光諸增收其印綬諸領羽林漢之軍衛名盛武帝取羽林之義以名軍衛也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謂許是壽史高之子弟也○五陵俱

昭○初孝武之世徵發民數百姓窮蹙民犯法者輒不勝於是復張湯趙主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卻主之法人有犯法或不

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漢古之罪，故入人罪者皆實經之。
書盈於凡，閭典者不能偏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異同而論。
重慶吏因緣為市，嘉祥之吏旁錄弄法，所放舌口，傳讀作
生展所放舌口。

予死比與死例相議者慮寬傷之足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禁獄苛虐大臣望下不功十失謂一受明主之賞而用其刑二殺有功之人而取其財三取民之資而用之四奪民之利而用之五罪無辜六誅不辜七誅不辜八誅不辜九誅不辜十誅不辜

其一尚存治瘡之更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

上下相區同以察之明下而餘屬皆相嚴迫以苛刻從刺深者獲公名奉公之名稱平者多後患後反法非患害害故治獄之吏皆欲人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節制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爲吏人難哉非真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節制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且期望而不對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節制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爲吏人難哉非真也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節制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丁南白 溫尉自書班氏贊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竣於君而身名並顯厥子及孫皆受法律字大富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十二月詔曰聞者吏用技巧文淺澤使不辜平音病平蒙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吏與鄒郡鞠臧音爲推音爲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尉平音病平秩六百石

獄刑號爲平反。太守郎昌上疏曰：夫明主弱罪，明處雖不置王莽，豈將自王莽開廢，何不告刑？

愚民知所避惡更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愈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上瓊山曰有鑪之謂及得鼎尚

得蘇公以旋做人當與法而兼用也鄭昌乃謂刑法非所以為治明王垂聽不必置廷平是一偏之見也夫治國而無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無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雖具昭明之資豈有不用人用法而自垂聽之理哉

大主而使其子孫世守其地無
殺京兆尹趙廣漢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為疆壯氣盛諸如野言見事風生不可計慮無所回避畏也率以此敗唐
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富姓名也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屠嚴駭丞相夫殺人殺侍婢欲以此賜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
胡閻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唐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敬之
胡致堂曰賢才之士大夫一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唐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敬之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讓官以補郡吏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慶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治山澤陵陷之稅名曰禁錢以
陳止齋曰蕭望之與弘羊同為宰相弘羊不任事也望之以少府治山澤陵陷之稅名曰禁錢以
二伯居者無罪意行若無道於其心不相能非以為少也重之李宜以法律弘羊弘羊以高自矜望之立朝也危矣平原之還其所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三輔之屬今無所不備春漢以來北風盡安矣去咸陽七百里而關中失提督望之內焉提躬掛於外周召師保出為
敢見定國人終日言此也者地曰此賢將執事故曰賢將汝不任事也任事又不任事又不可不以私意定人歸也色子者同色之子也定國語終日竟不
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各有記籍按籍取人以一警言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一入為扶風弘羊也託之治郡公廉
康早疾去好吏接人以禮好惡與同或有所罰亦必行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行能獨人故得名譽恭朝廷○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戍侯持節送諸國客至伊犛城會步軍王弟弼車後西城之呼盾微自立為
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帝聞召見韓增曰智將軍所舉得人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
生事手義狀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發明其事書報不為無罪奉世雖之而不為無功然矯之一字○
丁南湖曰以奉世矯制開倉粟而細目知其端重人命也

丁巳二年二月立使倂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憊乏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遷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使倂為皇后今母養太子
○五月詔二十石察其官屬居獄不平者廢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詔曰獄者為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丈史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求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泰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十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復役餉厨
傳稱過使客屬以餽食傳過館舍之裝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廢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
今年租賦○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之多大臣皆以車師肥美從漢得鄭吉將渠犂田年救之為匈奴所圖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

匈奴衰弱出兵擊蓋若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情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示也威於敵者
 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三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報讎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而在蕭
 牆之內也上從相言乃詔鄭吉更士還屯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發明匈奴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則兵保民之美可勝哉
 師也
 胡致堂曰魏相此疏正無名之師師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蒼蠅之憂其經國遠猷宰相能事其尤可服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使行事歌君此賢者猶以為難也而相不自然嗚呼賢哉
 勅檄吏史命台省按事郡國議奏及休告日告諸休月假還至府輒白奏四方異聞異之事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木上相輒奏言之與
 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以蕭望之為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
 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以蕭望之為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
 今使左馮翊太守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馮翊治道專心政務恐有不如意即推病上聞之使侍中館金安世諭意曰所用皆更治吏民
 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後故復試之於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馮翊三郎是為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王荊石曰三輔之試世咸謂宣帝望之之最用之三輔取相三郎是為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都望之再試宣帝通中韓嗣名之舉魏之若水炭不相入卿素慕其名而亦信任之不為始於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于三
 許史策帝何所試宣帝通中韓嗣名之舉魏之若水炭不相入卿素慕其名而亦信任之不為始於三輔郡試之耳是故仲舒三策而終于三
 戊午三年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於是帝即位十二年矣而賀尚
 自曾孫遭遇宣帝中天子曾孫也正和二年通之俗稱厚也說書子之治也
 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也何休曰二年通之俗稱厚也說書子之治也
 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也性異也奇也徵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位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今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吉曾孫皆為列侯宣帝詔曰朕聞文舉時而吉史曾許言賀有舊恩故入嘗有阿保之功者皆
 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親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賀侯勝曰有陰德者必慶其孫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
 胡致堂曰望之不嘗與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宣帝之祖而吉及諸當立者當立者位至此十有二年不亡故吉之報也
 大日侍左右帝之功恩數報所歸其家仁人雖有撫之祖而吉及諸當立者當立者位至此十有二年不亡故吉之報也
 人主曾無大馬之勞焉其親之奉而後國雖以希當賞賚不悅自明惟恐之弗及也其親兩吉為何如人耶
 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威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召乃驚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違能宜有私謝詎絕弗復與通有郎功高不
 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違

聖主得賢
臣頌巧冶
鑄千將工
用人馬相
得

龍興致雲
待賢臣而
宏功業
鴻毛遇順
風
聖主海心
帝王之術
太平庶幾
可興

舉明主於
三代之隆
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

將軍度美
廣何不如
百聞不如
一見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詞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仕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鉅故巧冶鑄干將也將使離婁營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涸者工用相得也王良執靶王良善之善御者靶轡也韓哀附輿哀亦古之善御者附以轉其車周流八極淮南子曰八極萬里之外有八極一息人馬相得也服絺綌之涼者不若盛暑之鬱鬱亂絳絺之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者有其

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遠於得人臣亦然皆賢者之未遭遇也國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惓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罹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列傳別龍興而致雲列傳別繼塗列傳別埃列傳別金列傳別古列傳別字列傳別喻

君而仕也楚蟬以蝗而小 蟬蛭出以陰蟬音浮由狀似蛭蟬
九月在堂故曰侯秋金蟬出有時故日出以陰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
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驟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離大壑休徵自至休徵美行善者之驗也
毋疆何父匱仰亟申告毋疆名義至殷商向寧乎及如魯公哉王為赤松子 是時上頤于神山收養付及之

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忌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南方待詔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惟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漢廣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南宮書達諫大夫求器

其爲中興之業多矣。然何曾望望用又周謨吳王曰。貴胄王臣上政曰。臣下惟思時務。興太平計。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謀從。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期會猶程限也。簿書即簿籍文書也。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良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洛宮。得見天下稱說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導左右。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左右。所以宣德也。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臣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共今儒士。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濶。不甚罷異也。吉謝病歸。○發明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言之意。為可知矣。○丁南湖曰王褒王吉皆諫大夫也。褒有聖主賢臣。而吉有故事。然吉言實不遜。而吉言實不遜。

得具言則去吉也能去復也不能去二人之優劣不可見乎
先零種羌楊玉與諸羌却尋小種背畔時越元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至復問將軍度羌虜
何如當用幾人文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遙謂目非度計料也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金城即名今陝西沈沅府蘭縣圖上方畧謂圖畫其地形并為攻計方畧而奏上之也充國至

金城復兵滿華駟欲渡廣數百騎來入軍侯克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驕驁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今軍士勿擊克國常以遠斥埃斥度也望也所以為務行必為行備止必堅營壁無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自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克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升罕非罕升音及是暑者解散虜謀徹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即今陝西肅州

廷壽開闢
思過不忍
吏民不忍
貶貶直道
三代直道
之民心可
見黃霸以
治受賞

現山巨穴馬鳴呼風分風分鬣德輝而下之何獨靈帝世之有暴君其所爲則甚於此而流血數里
十月鳳凰集桂陵河南太守嚴延年事延年陰謀誅太子也凡鳥之爲賊之猛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府而論殺

